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音聲與宗教情感表述 -- 以台灣佛教懺儀音聲展演為例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2-2411-H-034-004-

執行期間：92年08月01日至93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中國文化大學中國音樂學系

計畫主持人：高雅俐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3 年 11 月 3 日

92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音聲與宗教情感表述以— 台灣佛教懺儀音聲展演為例」 成果報告（精簡報告）

中文摘要

本文從台灣佛教懺儀音聲展演現象切入，主要目的在於探討懺儀中音聲展演與佛教徒的宗教情感特質、情感表述之關連性。本研究發現在佛教徒的認知中，懺悔為宗教修行生活中重要的一環。透過各式懺儀活動的舉行：一連串“禮敬諸佛、誦誦戒律、懺悔己過、聽聞佛法”的過程，佛教徒達到淨化與重生的目的。懺儀活動中信徒們流淚唱著懺悔文的曲調，令人印象深刻。此充滿感性的表述有多重的意義和功能，並同時發揮凝聚信徒身分與感情認同的作用。本文嘗試將懺儀音聲表現視為蘊含著佛教傳統文化精義的“文本”，並將之置於台灣社會文化脈絡中加以解讀、分析此類情感表述是如何產生的或被建構的。本文透過模式化的音聲表現、信徒的主觀描述及與其他音聲“文本”的研究，發現佛教徒高度認知的哀傷情感與美感，而此認知又與佛教清靜慈悲觀及無常觀有密切關連。筆者以為哀傷情感與美感為佛教文化中涵蓋性最大的概念，值得日後再做更深入地討論與分析。

關鍵字：佛教、音聲展演、情感表述、哀傷、慈悲

Abstracts

Sound can reveal deeply felt emotions at a cultural level.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 emotions and aesthetics of the Taiwanese Buddhists through the study of ritual song's practice with respect to the voice sound, the singers' subjective descriptions, Buddhist canon texts related to the musical practice. All informants interviewed mentioned that the sound of ritual songs is like crying and leads to the strong emotion of sorrow. The Buddhist emotion of sorrow exists in and starts from the chest. It is connected with compassion and prevalent in all categories of Buddhist culture. While sorrow is considered a negative emotion by many societies, it has entered the realm of aesthetics in Buddhist culture. It may be proposed that the emotions and aesthetics of sorrow are contained in the most of aspects of Buddhist culture.

keywords: Buddhism, voice performance, emotional expressions, sorrow, compassion

前言

在筆者多年來從事台灣佛教儀式音樂調查研究過程中，特別對於懺儀活動中信徒們流淚唱著「懺悔文」的情形，感到印象深刻。據多位受訪的法師和信徒表示，每次唱到「懺悔文」時，總是會非常受感動並沈浸在一股特殊的情感和美感經驗中。受訪者也不約而同地提到：「懺悔文」陳緩的唱腔很特別，好像是嘆息、哭調，傳達一種哀傷的情感，讓人聽了想流淚。此外，法師與信徒隨「懺悔文」的詞曲入觀（觀想），不但能令人心生懺悔，又能令人感受到諸佛菩薩的慈悲。流淚過後，心靈獲得淨化與重生，情感也由哀傷轉為歡喜自在。面對此一特殊的佛教音聲表現及其所引發（聽唱者）的生理及情感反應，筆者希望能對以下問題進行了解：究竟佛教懺儀中音聲展演的重點為何？其背後隱含的宗教理念又是如何？音聲展演與佛教徒的宗教情感特質、宗教情感表述之關連性又是如何？

懺悔的佛教定義

從佛教修行的觀點看，「懺悔」是信徒消滅罪過或業障的必要作為。根據《佛光大辭典》(1988:6772-6774)的解釋：「懺為梵語 ksama(懺摩)之略譯，乃「忍」之意，即請求他人忍罪；悔為追悔、悔過之意，即追悔過去之罪，而於佛、菩薩、師長、大眾面前告白道歉；期達滅罪之目的。」有關懺悔的意義，原始佛教經典《增一阿含經》也提及：「人作極惡行，悔過轉微薄，日悔無懈怠，罪根永已拔」。即是強調修行者日日懺悔的重要性。

懺悔的內容包括廣義的、對修習佛法有妨礙的煩惱、及有形的戒律。佛教經典對懺悔的方法和性質乃依對象不同（出家眾或在家眾）、及罪業的輕重而有不同的規範。根據《摩訶止觀經》卷二所載，懺悔又分「事懺」與「禮懺」。前者為「藉禮拜、讚嘆、誦經等行為所形之懺悔」，即一般的懺悔。後者為「觀實相之理以達滅罪之懺悔」。《往生禮讚》書中則列舉多種懺悔法，如：唱誦阿彌陀佛名號、祈願諸佛菩薩降福加持庇佑、修行懺悔、發願，及廣於佛、法、僧三寶及同修大眾之前懺悔過去或現在之罪業。

華人傳統佛教徒的懺悔，多是透過集體的念誦儀式，此懺法

始於南朝梁武帝所創“慈悲道場懺法”（梁皇寶懺），後來又陸續增加“觀音懺”、“法華懺”、“金光明懺”、“水懺”等，諸懺法皆於今日台灣佛教寺院中相當盛行。此外，寺院每日晚課或法會中必唱誦的懺悔文：“我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從身語意之所在，一切我今皆懺悔”，參與者在重複的跪拜與唱誦過程中，經常可以感受到一股沈靜肅穆的氛圍，異於社會生活空間的擾攘紛亂，並慢慢被激出“反觀自省”的思惟感受，心有所感而涕淚不止。據法師們表示流淚表示參與者要真誠地懺除身心煩惱，如此心中才有空間接受正信的佛法。

佛教經典中提及懺悔應出現三種或三等生理現象，如《華嚴經》記載：從身體之毛孔與眼出血者，為上品懺悔；從毛孔出熱汗，從眼出血者，為中品懺悔；全身微熱而眼出淚者，微下品懺悔。暫且不論此三等生理反應在修行的意含為何，其中指出的流淚現象，在當今佛教徒的懺悔信仰過程中特別明顯。《法鼓雜誌》中一位信徒陳述心得如下：

懺摩之前，總監香果廣法師告誡大家“若沒有至誠心，演禮、聽戒只不過是讓你們多學一些佛學嘗試罷了”。是啊！至誠心！還來不及思索什麼，懺悔文才在耳邊響起，眼淚幾乎同時啪搭落下。流淚只是因為當下肯認自己的貪瞋癡，肯認自己從無始以來所造的諸般罪業，肯認那個由無邊三毒所粧點出的“我”，什麼是假我也突然分明了，剎那間我願意放下那個“我”，至誠頂禮諸佛菩薩以求懺悔。

這是修行者懺悔修行上的心理感受，也說明了儀式中因唱誦音聲的引導，心有所感而流淚是常見的現象。懺悔不論透過外顯的儀式或心念的調整改變，在信仰上具有“淨化”的象徵意義。於信徒的主觀心理上，可成為“渡過生活難關”、“改變自我及人際關係”、“一切從新開始”等等的有利召喚。佛教經典也常強調“懺悔即清淨”，即隱含人心淨化的過程。在筆者的調查過程中，筆者還注意到，懺悔標示的“淨化”作用，除了有“改過向善”的意義外，也有個人生命重建、團體交融等豐富意含，且相當程度地被用來作為凝聚佛教社群成員身分認同的象徵媒介。那麼，究竟是怎樣的音聲展演引發了參與者的宗教情感，並使得參與者產生流淚的生理反應？而佛教的宗教情感特質又為何？我們又應如何了解懺儀中音聲展演與佛教徒的宗教情感特質、情感表述之關連性？

文獻探討與研究方法

要如何了解佛教徒的情感特性呢？為何懺儀中的音聲表現可以理解佛教徒的情感與美感呢？以文化人類學觀點而言，相較於日常生活中表達情感的辭彙、語言，每一個文化都存在著一些較為固定的音聲模式，並會引發該文化中人們的明顯的情感反應。Steven Feld (1982)有關音聲與情感的研究可以提供本文許多參考借鏡之處。Feld認為音聲是一種文化體系，藉著分析Kaluli社會的音聲表現形式（哭聲、歌曲、詩歌等）以及該音聲形式與相關神話傳說的連結，可以顯現出該族深刻的情感與美感（悲傷）。像這樣的音聲表現形式非常戲劇化地出現於Kaluli社會的Gisalo儀式活動中，除了Gisalo儀式外，Feld還發現到在喪禮和其他儀式與日常行為中也常出現這樣的音聲模式，蘊含著Kaluli社會的基本族群情感與美感。那麼，佛教懺儀活動中是否也存在著特殊的音聲模式？是否可以顯示其情感的基調？筆者以為從懺儀活動音聲的表現是個重要的切入點。

一個族群若有某種固定的音聲表現形式，應非偶然的現象，而是應與文化的形塑有關。佛教懺儀中，“哭腔”似的懺悔文曲調的確是懺儀活動中相當普遍的現象，也是相當引人注目的表現。在筆者的訪談中，受訪的法師更表示：懺悔文陳緩的唱腔，就像是嘆息聲、就像是哭泣聲，要傳達一種哀傷的情感，讓人聽了會發露懺悔，並不由自主地想流淚。法師的回答讓筆者聯想起原始佛教對於音聲的概念與對音樂採取的態度，也引發筆者想更進一步從經典中尋求佛教音聲概念相關的論述：是否佛教音樂文化中也有“特定的音聲模式來表達特殊的宗教情感的觀念或行為”？

在原始佛教時期，音聲被認為是十種佛教教體之一，音聲既是佛陀同眾生產生交流的主要途徑，是佛陀引領眾生成道證果的基本手段，是承載全部教理和教義的載道工具。而音聲又是物質世界的一部份，是一種“名色”，是耳識的對象，是愛欲和痛苦的來源。面對此極端的對立或矛盾，佛教各時期之僧侶均詳加討論並提出了許多對治的想法（如：美善之聲與醜惡之聲的區別與運用；離欲天樂的主張；破除染著、由聲明理、不執著於美聲等想法）（詳見王昆吾2001:1-31）。佛教東傳後，東晉慧遠、梁慧皎針對音聲功能提出討論；北魏法藏、唐澄觀，討論了教體的本質問題；澄觀並主張讚音宜

和樂，嘆音宜哀思（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二、卷三八）。根據以上的論述，似乎在在佛教經典中也隱含著音聲模式與宗教情感表述的想法，這也引發筆者對於二者的關連性進行更深入探討的意願。

討論

在筆者的調查中，有關 懺悔文 的音聲展演有幾點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中曲調部份，在各道場的傳唱情形並不完全相同，但在速度表現上都是極為緩慢的，且帶領唱誦的法師的音聲多帶有鼻腔音，透過麥克風如泣如訴般地唱誦著，很能渲染哀傷的氣氛，並引發眾人懺悔的心念。另一個重點是，多數受訪者表示，透過法師的帶領及個人音聲的實踐、隨著唱誦呼吸的節奏、唱誦者逐漸專注在唱誦上，並調整身心狀態（逐漸進入鬆弛平靜的狀態），意識也更加清明。還有法師表示，在發露出自內心深沈的懺悔之後，感受到另一個慈悲的覺知的存在，對於原先哀傷的情感也逐漸轉為歡喜自在。此時法師們把覺察力對外開放，遍感所有的經驗，而不限定在特定的對象上。也深刻感受到事物的無常變化性。這情形似乎與禪修過程有著相似的過程。更有法師表示，懺儀活動中的唱誦是學習去關照事物的真實面目，以及學習與萬物自在相處之道。

我們還可以發現到在其他佛教喪葬儀式和為往生者舉行的超荐法會中， 懺悔文 的唱誦也是極為重要的儀式段落之一。而其主要作用也在表達哀傷的情感。值得注意的是，哀傷在許多社會被視為負面的情感表現，希望能避免或消除，但佛教徒卻一致認為懺儀法會中 懺悔文 的唱誦就是要令人哀傷才好、才美，哀傷情感似乎不僅成為佛教宗教情感的一部份、也是其美感經驗的一部份。更有法師表示，“苦即菩提”，“哀傷與快樂為事物的一體兩面”，雖然世人皆有尋樂避苦/哀傷的傾向，但若能接受事物原本有的全然面貌，便不會起煩惱心了。而佛教徒也很清楚地知道：哀傷情感並非永久的，而是體驗慈悲的一個開端，是關照事物無常變化的過程之一，因此，他們並不加以排斥，且欣然接受。對於“哭腔”似的緩慢唱腔，在佛教徒的認知裡，是一種嘆息聲、是一種哭泣聲的象徵，也是帶有某種宗教美感經驗的特殊宗教行為。

小結

音聲是文化體系，而佛教懺儀中表達哀傷情感的懺悔文的音聲表現是較常見不變的現象，在佛教的歷史發展中是如此地貼近其修行生活。“哭腔式”的唱誦應是探索佛教徒情感模式很重要的線索，在懺儀中參與者在此音聲表現的引領下，常會感受到哀傷的氣氛而痛哭。不論參與者是為懺悔過去所犯的罪業、或失去摯愛親人而哭，或為感念諸佛菩薩的慈悲而哭。參與者都從中獲得淨化與重生的力量。有經驗的修行者更可從中關照世事無常的體悟。因而，從懺悔文“哭腔式”的音聲表現可以將我們引領到佛教更寬廣的宗教情感及美感世界的探索。

哀傷情感與美感極可能式佛教文化中涵蓋性最大的概念，但為何佛教傳統會注意此哀傷情感？雖然佛教經典從音聲功能、教體的觀點提出相關看法，而法師與信徒們也提出各種說法，但二者的關連性，何者為因、何者為果仍難判定。還須更縝密的調查與求證。雖然“情感”表現在佛教傳統中表面上似乎不是非常強調，但事實上，從懺儀活動“哭腔式”的唱腔中，我們可以發現某種情感仍居主導的地位的現象，值得我們加以深究。這個有關音聲與宗教情感表述的研究對筆者而言僅是個研究的起點。筆者對於佛教徒除了哀傷情感之外，還有哪些高度認知和低度認知的情感，非常有興趣繼續了解。二者有何關連？又如何運作？哀傷的情感與美感若是由文化所建構，又如何反過來形塑其他層面的文化？在佛教不同文化層面的影響情形又是如何？是否可以因而建立以哀傷情感與美感為中心的佛教文化體系？這些都是日後可以繼續努力探討的課題，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而不是結束。

參考書目

王昆吾．何劍平（編著）

2001 《漢文佛經中的音樂史料》，成都：巴蜀書社。

Feld, Steven

1982 *Sound and Sentiment : Birds, Weeping, Poetics, and Song in Kaluli Expression*, Philadelphia :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